

三四郎

夏目漱石著



夏目漱石
三四郎

本书根据 1979 年 3 月中央公论社《日本の文学》(13)译出

三 四 郎

〔日〕夏目漱石著

吴树文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9.25 字数 173,000

1983 年 1 月第 1 版 198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1—65,000 册

书号：10188·358 定价：0.77 元

前 言

夏目漱石是我国读者很熟悉的日本著名作家。他自幼学习汉诗汉文，青年时期攻读英国文学，广泛接触过东西方的文学艺术，且有颇深的造诣。夏目培养了芥川龙之介等一批有名作家，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占有很高的地位。鲁迅先生生前也十分推崇夏目，并翻译过他的小说。

夏目漱石原名金之助，别号漱石，东京人，一八六七年生于武士家庭，大学毕业后，一度在中学任教，一九〇〇年去英国留学，回国后在东京帝大教英文。一九〇五年，夏目发表脍炙人口的长篇小说《我是猫》，描写一群自命清高的知识分子的空虚生活，针砭了当时的日本社会。第二年发表小说《哥儿》和《旅宿》。前者塑造了一个激于义愤去反抗现实的青年形象，讽刺了教育界的腐败；后者写一个逃避现实的画家寻找世外桃源的故事。一九〇七年，夏目进《朝日新闻》社，翌年起，三年中分别发表了《三四郎》、《其后》、《门》三部小说，主要描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满社会现实，而又无力斗争的状况。一九一一年，夏目坚决拒绝接受文部省授予的文学博士学位。这种不追逐名利的行为，赢得了民众的赞叹。在以后的三四年中，夏目陆续发表了著名的

晚年代表作品《行人》、《心》、《路边草》、《明暗》(未完成)等小说，反映了作者苦闷的思想和悲伤的情绪。夏目于一九一六年病故，年仅四十九岁。

《三四郎》围绕着初到东京上大学的乡村青年小川三四郎，刻划了研究物理学的青年野野宫宗八、他们妹妹良子、文科大学生绀野与次郎和有“伟大的黑暗”之称的广田先生。作品还着重描写了年轻美丽的里见美祢子，她是作者刻意塑造的新女性——一个“无意识的伪善者”。美祢子对三四郎怀有一种恋情，使三四郎受宠若惊。然而她终于不能逾越世俗伦理的鸿沟，同另一个不相干的男子结婚了。当三四郎问她：“听说你要结婚啦？”她漏出几乎听不见的叹息，用几乎听不清的声音对三四郎耳语：“我知我罪，我罪常在我前。”这无疑是在作者夏目下的结论。而有关这“罪”的问题，就由底下的另外两部小说进一步展开了。通常认为《三四郎》、《其后》、《门》是三部曲，尽管三部小说的主人公不是一个人，社会身份也不一样，但是它们所表现的主题是一脉相承的：《三四郎》提出的课题，由《其后》归纳；《其后》播下的种子，由《门》结出果实。

作品中的不少人物均有其特定的模特儿，比如野野宫可能是指作者的学生寺田寅彦，与次郎可能是指另一个学生森田草平，广田先生可能是指夏目在高中时的德语教师岩本祯二。但是三四郎这个人物是夏目综合了几个外地来东京的学生而塑造出来的，夏目力图通过三四郎这个形象反映出明治中期那一代青年的精神上的成长过程。

夏目在《三四郎》中一再借用广田先生的口，来表现自己对现代文明的批判态度。当时，日本陶醉在日俄战争的胜利中。广田先生眺望着富士山，说道：“即使打了胜仗，成了强国，也无济于事。”三四郎辩解道：“今后会逐渐发展起来的呀。”广田先生答道：“要亡国的呢！”夏目对日本逐渐欧化的现象，一贯持批判态度，这在《我是猫》中已有明显的反映。嗣后，在《其后》中，夏目又通过主人公代助，反复论述了这一思想，直至一九一一年在《现代日本的开化》中，夏目发出了近于绝望的呐喊。而《三四郎》既形象化地体现出夏目漱石的思想认识，又勾勒出明治四十年前后的日本社会。

小说《三四郎》在人物描写上有其明显的特色，每个人物均有自己的个性，谈吐举止都与人物的身份极其相合。日本文学界一贯认为夏目是首屈一指的语言大师，这从夏目前期作品中已可见其一斑。由于译者学识谫陋，错误译尚且难免，怎敢奢论传神？希望读者多所指点，不胜感激。

译者

一九八二·上海

蒙眬中睁眼一看，那女子不知何时已与邻座的老大爷攀谈起来了。这位老大爷正是在前两站上车的那个乡下人，他是在火车行将起动的时候嚷嚷着蹦进来的，上车后就把手上脱得精光，背上灸痕累累，所以给三四郎留下了颇深的印象。三四郎很留神地观察过老大爷，直到老大爷擦过汗、穿上衣服、在女子的旁边就座。

这女子是从京都上车的旅客，与三四郎同乘一节车厢。她上车时就引起了三四郎的注意。第一个印象是肤色黝黑。三四郎从九州换乘山阳线，随着火车渐渐向京都、大阪靠近，他看到女人们的肤色也在渐渐白起来，不禁感到了一种远离故乡的轻愁。所以这女子走进车厢来的时候，三四郎不由得产生一种有了异性朋友的心情。这女子的肤色应属于九州肤色。

这肤色与三轮田的阿光相同。直到离开故乡为止，阿光总还是个叫人嫌烦的女人，能够离开她真是谢天谢地。可是现在看来，象阿光那样的人还是很不错的呀。

不过从长相来说，这女子要端正得多。嘴巴紧抿，目光明亮，前额不象阿光那样宽阔，反正给人的感受很不坏。所

以三四郎大概每过五分钟就抬眼朝这女子望望，他的目光也就不时与她的视线相遇。在老大爷坐到她旁边的時候，三四郎特別仔細而且尽可能长久地端詳过她。当时这女子嫣然一笑，说着“哦，請坐”，就给老大爷让座。不一会儿，三四郎感到困了，便躺着休息。

看来，老大爷与女子是在三四郎躺下休息的那段时间里开始攀谈起来并交上了朋友的。三四郎睁着眼睛默默地听他俩谈话。女子说道：

“京都的儿童玩具毕竟要比广岛的好而且便宜。我在京都有点儿事下车，顺便在蛸药师^①附近买了玩具。好久没回故乡了，这次回去见见孩子，的确是很高兴的事儿。不过，我是因为丈夫的汇款中断而不得已才回娘家的，所以心里很不踏实。丈夫在吴市^②替海军做了很多年的工，战争期间^③去了旅顺。战争结束后回来过一次，没住多久，说是那边能赚钱，又离家去大连干活了。起先还有信来，每个月的汇款也准时寄到，很不错。但是这半年来，音讯全无，钱也不寄来了。我知道他本性忠厚，所以比较放心。不过，我没法老是这么闲等下去呀！无法可想，我打算回家乡去，等丈夫有了确切的消息再说。”

① 指京都市的药师如来堂。

② 吴是位于广岛西南部的有名军港，一九〇二年已辟为市。

③ 这是指二十世纪初日俄两国为重新分割我国东北和朝鲜而进行的帝国主义战争，又名日俄战争。战场在我国东北境内。日俄战争后，日本取代沙俄在我国东北的支配地位，准备进一步侵略我国。

老大爷大概既不知道蛸药师，对玩具也没有兴趣，所以起先只是一味地“嗯、嗯”答着腔，但是听到旅顺的情况以后，一下子冒出了同情感，说道：“这真是太可怜了。”他不住地安慰女子，告诉她说，他自己的儿子也在战争期间被征入伍而终于死在战场上了，他不明白战争究竟是为了什么？要是战争能给人带来些什么好处倒也罢了，可是宝贝儿子被杀，物价直往上涨，还有比这更蠢的事吗！世道太平，何须离乡背井去赚钱？这都是战争造成的！不管怎么说，要有信心，这一点很重要，他一定活着，在工作，再稍稍等候一下，他肯定会回来的。没一会儿，火车到站停了下来，老人向女子招呼了一句“那末，请多保重啦”，就挺精神地下车走了。

继老大爷之后，有三四个人下了车，但是上车的乘客却只有一个。本来就比较空的车厢马上变得冷冷清清。也许是天黑了的缘故吧，铁路员工一个接一个地踩着车顶，把点着的洋灯从上面插进车厢。三四郎好象这才想起来似的，吃起在前面一站买的盒饭。

火车启动后两分钟左右，那女子轻快地站起来，从三四郎旁边穿过，直朝车厢外走去。这时，女子那衣带的颜色方始映入三四郎的眼帘。三四郎啃着煎蒸香鱼^①的鱼头，目送着女子的背影。他嘴里在大嚼，心里在想：她是去上厕所呀。

① 香鱼是日本的特产。

不一会儿，女子回来了。这次是迎面相见。三四郎那盒里的饭这时已将吃完，他脸朝下用筷子使劲扒拉了两三口饭，可是觉得女子好象没有回原来的席位。“莫非……”三四郎这么思忖着，抬眼一看，女子果然是正面而立。不过，就在三四郎抬眼的同时，女子起步了，她从三四郎旁边通过，在应该返回自己座位的地方稍稍向前走了走，然后侧过身子，从窗里探出脑袋默默地眺望着。三四郎看到女子的鬓发在迎面刮来的大风中飘拂。这时候，三四郎将吃空了的纸饭盒用力抛出窗外。女子的窗口和三四郎的窗口相邻，中间只隔着一个座席。看到逆风抛出去的纸盒盖子在空中闪着白色往回飞舞，三四郎感到自己的举动太有失检点，不禁朝女子望望。不巧女子的脸正探出在列车的窗外。但是女子已慢慢地缩回脑袋，用花手绢轻轻地擦起前额来。三四郎心想：不管怎么说，表示一下歉意总没错。

“对不起。”三四郎说。

女子回答说“没什么”，还在擦脸。三四郎只好不响了。女子也不再吭声，又从窗口探出脑袋。三四个乘客在昏暗的洋灯下显出一副瞌睡的神态，谁也没有开口说话。只听见火车响着吓人的声音向前驶去。三四郎合上了眼睛。

不一会儿，三四郎听得一个女人的声音：“名古屋就要到了吗？”睁眼一看，女子不知何时竟出现在三四郎的对面，她猫着腰，将脸凑近三四郎的身旁。三四郎见状吃了一惊。

“是啊。”三四郎是第一次去东京，所以一点不得要领。

“照此看来，也许要误点吧？”

“恐怕得误点。”

“你也在名古屋下车吗……”

“对，在那儿下。”

这火车是开到名古屋为止的，所以这样的交谈毫不奇怪。不过这女子却一直坐在三四郎的斜对面。这时，耳际又响起了火车的响声。

火车开到下一个车站停下时，女子总算把话说出口来了，她想麻烦三四郎在火车到达名古屋后帮帮忙，领她到客棧去，说是一个人怪害怕的，再三拜托。三四郎也认为女子不无道理，却又觉得不能爽爽快快地一口答应下来，因为自己与她毕竟是陌路相逢，所以踌躇了好一会儿，又没有勇气坚决地拒绝，只好含糊其辞地答复她。这时候火车到达了名古屋。

大的行李已事先委托运至新桥，所以无须操心。三四郎只拿着一只不大的帆布提包和一把伞，走出了剪票口。他头上戴着高级中学学生的凉帽，只是把帽徽摘去了，以示已经高中毕业。大白天里，一眼就看到只有别帽徽的那块地方尚未褪色。女子从后面跟上来。三四郎为了头上的这顶帽子而显得有点尴尬。不过女子既然跟上来，三四郎还能说什么呢。在女子看来，这帽子无非是一顶普通的旧帽子罢了。

应该在九点半到达终点的火车大概误点四十分钟，所以眼下已过了十点。时值炎夏，街上还象黄昏时分似的，很

是热闹。不远处就有两三家客栈，但是三四郎觉得它们过于阔气，便若无其事地从这些亮着电灯的三层楼建筑物前走过，信步朝前徜徉。当然，人生地不熟，三四郎也不知上哪儿才好，只是朝昏黑处走去。女子一声不吭地跟在后面。走着走着，只见在一条比较僻静的巷子口的第二家门前有一块写着“客栈”的招牌。这块招牌不整不洁，看来很适合三四郎、也很适合女子的胃口。三四郎回了一下头，商量着问了一句：“你看怎么样？”女子答道：“很好。”于是拿定主意直往里走。两人本该在楼下进口处先说明不是一起的，不料一阵吆喝声“欢迎——请进——带路——梅字四号——”，使得两人只好闷声不响地跟着进了梅字四号房间。

女仆去端茶水了，两人茫然地相对而坐。等到女仆端上茶水并请客人沐浴时，三四郎已经连声明这女子不是自己人的勇气都没有了，于是提着毛巾，招呼了一声“我先去洗”，就向浴室走去。浴室在走廊的尽头，与厕所相邻，里面光线昏暗，好象脏得厉害。三四郎脱掉衣服，跳进澡桶，略为寻思后，觉得这女子真是一件累赘。就在他洗得水声直响的时候，走廊里传来了脚步声，大概是有人上厕所去，不一会儿又从厕所里出来，洗了手。接着，浴室的门吱地一响，被推开了一半。

“要擦擦背吗？”是那个女子在门口这么问。

“不，不必。”三四郎大声拒绝。

但是女子并没走，反而进来了。她宽衣解带，象是要与三四郎一起洗澡，一点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样子。三四郎

立即跳出澡桶，匆匆忙忙地擦了擦身子回到房里，坐在垫子上惊魂未定，这时女仆送来了住宿登记簿。

三四郎拿起登记簿，明确地写上：“福冈县京都郡真崎村，小川三四郎，二十三岁，学生。”但是写到女子应登记的地方，三四郎一筹莫展了。他想，最好等女子洗完澡再说，然而女仆在一旁静候，三四郎进退不得，只好胡乱地写上：“同县同郡同村同姓，名花，二十三岁。”递给女仆。接着就不停地摇着扇子。

一会儿，女子回屋来了。

“实在对不起，失礼了。”女子说。

“别客气。”三四郎答道。

三四郎从提包中取出本子记日记，但没什么内容可写。好象只要这女子不在一旁，他就会有很多东西要写似的。于是女子说声“我出去一下”，走出了房间。三四郎的日记更写不出来了，他在想：她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这时候，女仆进屋来铺床。三四郎见女仆只搬来一条宽被子，便要女仆务必铺两条被。女仆说，屋子太小，蚊帐也不够宽，想马虎了事。看来这女仆是怕麻烦。最后，女仆表示：掌柜恰巧不在，回来后当去问问看再拿给你，说着硬是把那一条被子铺进了嫌小的蚊帐里，然后离去了。

女仆走后没一会儿，女子回来了。她说：“我回来得太晚了……”然后在蚊帐的阴影里摆弄着什么东西，随即响起了克郎克郎的声音，这无疑是买给孩子作礼物的玩具发出来的。过了一会，女子大概把包袱又包成原样了。

“我先睡了。”蚊帐那边传来女子的声音。

“嗯。”三四郎只是这么答了一句。

他仍旧坐在门槛上摇着扇子，心里在想：索性这么等天亮吧。但是蚊子嗡嗡地袭来，在帐子外面根本不可能久待。三四郎突然站起来，从提包里取出白布衬衣和衬裤贴身穿上，并扎上藏青色的兵儿带^①，接着拿了两条毛巾进入蚊帐。女子还在被子那一头的角上摇着扇子。

“对不起，我有一个讨厌睡别人被子的坏习惯……我还得清除一下跳蚤，请不要见怪。”

三四郎说着，把铺床时有意摊出来的那一半空着的床单，迅速地朝女子睡着的地方卷过去，便在床的正中间筑起一道白色的屏障。女子翻身朝里睡了。三四郎展开毛巾联为一体，在自己的领土上铺成狭长的一块地盘，然后挺直着身子睡在上面。这一夜，三四郎的手和脚一点都没有伸出过毛巾铺成的狭长地盘，也没有和女子讲过一句话。女子也向壁而卧，不曾动过一动。

黑夜总算过去了。女子洗过脸、面对餐桌时，脸上微微一笑。

“昨夜没有跳蚤出来吧？”她问三四郎。

“噢。幸运得很，托你的福了。”三四郎认认真真地回答。

他依旧低着头，不住地用筷子夹起小碟子里的酱豆。

① 一种整幅裁成的腰带。

付清店账，离开客栈，两人走到车站上，这时女子才开口告诉三四郎，说是要乘关西线的列车到四日市去。不一会儿，三四郎要乘的火车进站了。时间还有多，女子便与三四郎多待了一会儿。她把三四郎送到剪票口。

“诸多打扰……好，祝你顺风。”女子恭恭敬敬地行礼致意。

三四郎用一只手拿着提包和伞，另一只空着的手取下了头上的那顶旧帽子。

“再见。”他就说了这一句话。

女子凝视着三四郎的脸，但旋即镇静下来。

“你是一个很没有胆量的人哪。”她平静地说。接着嫣然一笑。

三四郎觉得自己好象是被抛到月台上去的。进入车厢后，他的两只耳朵更加热了，有好一会儿低着脑袋没有动弹。没一会儿，只听得列车员的哨子声从这一长串的车厢这头响到那头，火车启动了。三四郎悄悄地把头探出窗外，女子早就不知去向，他只看到那只巨钟。三四郎又悄悄地坐回到自己的位置上。车上的乘客很多，但是没有一个人注意到三四郎的这一举动。只有坐在三四郎斜对面的那个男子望了望在自己位置上坐下来的三四郎。

当三四郎看到这个男子望着自己的时候，不知怎么搞的，觉得很难堪。于是，三四郎想以看书来排遣一下。他打开提包一看，昨夜的毛巾拥塞在袋口处。三四郎便将毛巾朝一旁捅捅，把手插下去，也不管是什么书了，就从包底抽出

一本自己手指触及到的书。这是一本看也看不懂的培根^①著的论文集，薄薄的平装书，订得很粗糙，简直有点对不起培根。三四郎原来就没打算在火车上读它，由于大行李容纳不下，便在整理行装时顺手把它与另外两三本书一起塞进了手提包的包底，不料竟会这么不顺利地中了头彩。三四郎把这本培根的书翻到第二十三页。别的书都看不进去，培根之类的书当然更不想看了。不过，三四郎恭恭敬敬地把书翻到第二十三页上，从头至尾不知浏览了多少遍，他面对这第二十三页，将昨夜的情况再回顾一下。

那女子究竟是何许人呢？世上能有那种女子吗？一个女子，怎么会这样镇静、这样不在乎呢？是因为没有受过什么教育？是因为胆子特别大？那么是因为天真无邪喽？总而言之，由于没有深入到能够达到的境地，所以没法断言。当时咬咬牙再深入一些去观察观察就好了。不过也很吓人哪。分手时听到那句“你是个没胆量的人”，实在是吃惊不小，好象自己才二十三岁这一弱点顿时暴露无遗了。亲生父母也说不出这样恰到好处的话来呀……

想到这儿，三四郎更加消沉了，只觉得不知被哪儿来的家伙捉弄得头都抬不起来，好象面对培根这书的第二十三

^① 培根（一五六——一六二六），英国哲学家。

页都令人羞愧万分。

如此惊慌失措，实在太没出息了。那还谈得上什么搞学问、上大学？事情至关人格，总得拿出点儿对付的办法吧。不过，对方老是那么干下去的话，受过教育的自己也可能无法不就范。由此看来，今后不能随便与女人接近。这样一来，又好象太窝囊，过分拘谨了，简直象生来就是个不成材的人似的。然而……

三四郎忽然改变了念头，想到另一个世界里去了——现在要去东京，上大学，接触名学者，与品学俱优的学生往来，在图书馆里钻研学问，写论著，名扬人间，母亲笑逐颜开——他的思想在未来世界中随意驰骋。感到自己大大地恢复了元气，三四郎不需要特意埋头在第二十三页中了，于是轻轻地抬起头。而先前那个坐在三四郎斜对面的男子又望望三四郎，这次三四郎也回看看这个男子。

男子生着浓须，有一张清癯的长脸，有点象庙里的神官，然而鼻梁笔挺，仿佛是西洋人。尚在学校求学的三四郎见到这种男子，准保看作教师无疑。男子身穿白色碎点花纹的衣服，里面端端正正地衬着白色的衬衣，脚穿藏青色的布袜。从这身服装来推测，三四郎认为对方是中学教师。在面临万里鹏程的三四郎眼中看来，总觉得这男子不大有出息：他已经有四十岁的光景了吧，象是没有什么发展前途了。

男子不停地抽着烟，长长的烟缕从鼻孔里冒出来，胳膊在胸前交叉着，显得非常悠闲。他时不时站起身，一会儿上厕所一会儿上别的地方去。他站起身时用劲伸一下懒腰，一副百无聊赖的样子。邻座的乘客将看过后没用处的报纸搁在一旁，这男子也不想去借过来看看。三四郎不免有点奇怪，合上了培根的那本论文集。他本想另取一本什么小说出来认真地读一读，终因感到很麻烦而中止，心里想，不如向前面的那个乘客借过报纸来看看。很不巧，那人正在呼噜地大睡。三四郎伸出手去，一面拿报纸一面明知故问。

“这报纸没人在看吧？”三四郎对长着胡子的男子说。

“好象是没人看，你拿去看好了。”男子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倒是手拿着报纸的三四郎反而没法无所谓。

打开报纸，也没有什么特别可看的消息，一两分钟里就浏览完毕。三四郎认真地折好报纸放回原处，同时向男子点点头致意。对方也轻轻地回了礼。

“你是高中生？”男子问道。

三四郎知道男子是看到了自己戴着的那顶旧帽子上的帽徽痕迹了，心里感到很高兴。

“喂。”三四郎回答。

“是东京的？”对方又问。

于是三四郎回答说：“不，是熊本……可是……”说到这里便缄默着不往下说了。

三四郎本想说“是大学生”，转念一想，觉得没有这种必